

王 厚 选

扭曲的爱情

扭曲的爱情

山东文艺出版社

1247.5
3634

扭曲的爱情

王厚选

爱情故事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也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题材之一。本书精选了古今中外爱情故事中的精华，以生动的笔触，细腻的情感，描绘了一幅爱情的百花园。本书不仅是一部爱情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爱情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爱情是美好的，但也是曲折的。在爱情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走向幸福的彼岸。

643674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他不爱他的妻子，埋藏在心底的恋情却导致他痴痴地爱着已经属于别人妻子的情人，于是便构成了小说中爱情的悲剧故事；他从不会搞阴谋诡计，濒临绝境的改革偏迫使他违心地来点“政治智慧”，于是便产生了小说中苦涩的喜剧结局……

作品以遣遣娱乐为第一宗旨，以时代内容与读者感情共鸣，以艺术的魅力劝善戒恶。写情爱写性爱而不庸俗，写时事写改革而不落窠臼。是一部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力作。

相信读者一定会喜欢它。

扭 曲 的 爱 情

王厚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高密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2插图 21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7—5329—0173—4

I·149 定价2.20元

第一章

控制室的信号台上，红绿灯交替闪烁。

“轰隆隆”一声巨响，“小康号运载火箭”以它强大的爆发力挣脱出发射架，排出一团烟火，冲起一股气浪，搅动一阵旋风，带着多少期盼、多少希冀，闪电般直插云霄。

“第一节火箭的燃料即将燃尽了，必须及时点燃第二节……”

他在昨天晚上的就职演说中打了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包产到户只是振兴农村经济的“第一节火箭”。

这里不是火箭发射场，而是一条土岭子。土岭子很小，极不起眼，但它却有着一个颇有气势的名字——锁龙岭。

岭下埋藏着一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他很有风度地站在锁龙岭的“龙”脊背上，叉开着双腿，大背着手，象一位检阅部队的将军，神情肃然地望着前面晨雾缭绕的村庄。

那是小尹庄。

在他的背后，是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城。说它是城，但没有城墙，确切地说是一个工厂群：炼油厂、合成氨厂、合成橡胶厂、聚乙烯厂……熊熊燃烧的火炬，蜘蛛网似的油气管道，高低错落的烟囱、水塔、冶炼装置，沿降龙山阴坡蜀黍荏苒似地戳起十几里长一片。在正常天气，他只要转过身，不仅可以饱览十里化工城的雄浑壮观，还能透过化工城上空云雾般的气体排放物远眺降龙山之颠。那里有他痛苦和欢乐的记忆，有他玫瑰色的梦。尽管那只是一场“梦”，而

且这场“梦”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情思、无尽的忧伤，但他还是那样痴痴地怀念它，珍惜它。

他一直没有转身。眼下，他正把全部的心思凝聚在了振兴小尹庄经济的“第二节助推火箭”上。他现在是一村之长，在其位谋其政。他有信心让小尹庄在他的任期之间振兴腾飞。

乳白色的雾霭带着石油化工厂散发出的特有的气味缓缓地流动，与村庄里袅袅升腾的炊烟交融在一起，模糊了他的视线。这不要紧，全村总共二百来户人家，谁家挨着谁家，几间房子，是草房还是瓦房，灶门朝哪，他闭上眼也能默想出来。但看的不是这个，不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小尹庄，眼前的小尹庄有啥看头？破破烂烂，土里土气！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看的是五年以后的小尹庄应该具备的样子：花园式的庭院，别具一格的楼房，宽阔的街道，综合性的农民俱乐部……国家建设有个五年计划，村庄建设也应该有个五年计划。他正在运筹这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内容，运筹实现这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方略。

三年前，他曾经勾勒过一幅蓝图，不过，那仅仅是小尹庄一个生产队的，而且是急就篇，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

那天，太阳刚刚压山，天还未黑透，村南打谷场的敞棚屋里已经灯火通明，小尹庄二队的改选工作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因为生产队长的任期是一年，这个过场无论如何是要走的。

不过，和往年一样，虽然会议的主持人——老支书李树伦、副支书兼大队长汪道兴早就落座，参加会议的选民们却依然寥寥无几。有的本来没有早睡的习惯，但一听说开选举会，吃毕晚饭，便推说不舒服把饭碗一撂躺下了；有的当家

人不参加，只打发老婆孩子到场应付差事；即使那些顺民们已经来了，也迟迟不往会议桌前凑堆堆，而是仨一群俩一伙地散坐在打谷场上仰着脖子数星星，扯着嗓子说水浒，笑着骂着：他娘的，自古忠良没个好下场的……他们心里有数，什么民主呀，选举呀，说说好听罢了！到了儿还不是让你往上头画好的圈圈里钻？鬼吹灯！

但汪道兴不管这些，他是例行公事。他抬起手腕看看表，事务性地对原队长汪金桂说：

“天不早了，招呼开会吧。”

汪金桂遵命，立刻迈动两条腿，满场上咋呼起来：

“喂，开会了。都到敞棚里坐去，听到没？别在这儿闲扯淡了……”

象被赶着上刑场似的，汪金桂吆喝了老半天，人们才从这里那里低溜头耷拉角地集中到了一块儿。老支书办事顶真，他望望汇集在一起的选民，皱起眉头说：

“人咋到得这么不齐刷？金桂，你点点卯，看都缺谁，再去叫叫。这么重要的会，不参加还中？”

汪金桂不敢怠慢，站起来，按户口点名过卯。然后跟副队长尹志福分了工，分头去叫。半天，又划拉来几个。汪道兴不耐烦了：

“不等了，下面开会。”

会议的程序还是老套套。开始，首先由原队长向社员大会总结报告上年度的工作。

汪金桂是个不善言辞的人，特别是正经巴北的话更没几句。虽然汪道兴早向他作了交待：摆哪些成绩，谈哪些缺点，讲究什么分寸，注意什么事项，并给他抽出了两天时间作准备，但他既没那个水平，也不愿动那个脑筋——在他看来，选举只不过是个形式，生米都做成熟饭了，难道还能染

坊里倒出白布来？因此，他的心思连往总结工作上认卯儿也没，只是会议有这么个程序，他不得不谄上几句应应景罢了。

“社员同志们！”汪金桂站起身，大眼泡子朝人群叽哩骨碌扫视一遍，威严地咳嗽一声，“今年，咱二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嘛！大伙有眼的都能看见嘛！咱们的麦子虽然减了产，可玉米，豆子，还有白菜，辣椒，哪一样不比上年长得好？哼，不是吹牛屁，除了一队，哪个队咱不敢跟它比？嗯，还有安定团结……”

汪金桂东抓一句西凑一句地讲着“过五关”，不时地用得意的神色望望大家。

突然，他的目光一下碰在眼前站在锁龙岭脊背上的这个人——尹兆新身上，眼珠儿就象猛地被飞虫撞击了一下，立刻感到一阵说不出的不舒服、不自在。自从麦上他们那次面对面的较量，他便认定他是条卧龙，是他稳坐队长宝座的潜在威胁。最近，他见尹兆新又是撺掇尹志清办木工厂，又是帮李翠兰开缝纫技校，还纠集了一伙青年男女，成立了一个什么开发庭院委员会，鼓动这家养花，鼓动那家喂兔，充分暴露出他妖买人心，拉拢势力，伺机夺生产队领导大权的狼子野心，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要依着他汪金桂的脾气，早就他妈的收拾收拾他了：什么开发庭院委员会？纯粹是非法组织！可汪道兴偏不同意：你净胡来！这是什么年月了？并告诫他：要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把准时代潮流，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汪金桂虽然照汪道兴说的去做了，可心里那口恶气没出，肚子胀得鼓鼓的。

前天，汪道兴已经明白告诉他：经支部研究，二队队长仍将由他连任。他心里一高兴，那种强压在心头的报复欲便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哼！”他肚里冷笑一声，“只要我

汪金桂头上的这顶乌纱拂不下来，你小子早晚有难受的日子！”脑子这么一开小差，嘴上便离辙儿了。

“但是，”他把话锋一转，心话便冒出来了，“咱队里有个别人，吃饱了撑得难受，净在背后里瞎捣古，和集体唱对台戏！妄想把二队搞乱，乱中夺权。告诉你，敞棚里睡觉——没门！”

汪金桂讲话，满嘴里跑舌头，这对二队的听众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任他说啥也无人跟他辩驳，权当耳朵里塞了驴毛。汪金桂却来精神了，眼泡子一瞪，还要顺嘴往下咧咧，汪道兴狠狠地睇他一眼，他才突然意识到场合不对，直着脖子咽下唾沫，来了个紧急刹车：

“我……就讲这些。完了。”

选民们象卸下刑枷的囚徒，长长地舒出口气。下面的议程是由社员对本年度工作提意见。中国的公民尚未养成公开向上级领导提意见的习惯，特别是反对的意见。他们有着超凡的忍耐力，善于把不满咽进肚子里，让胃和大肠强行消化。

憋鼓了足足半拉小时，没有一个人发言。吸烟卷的，抽烟锅的一齐连续工作，搞得满会场烟雾腾腾。老支书望望眼前的一片头顶心，笑了。

“怎么，大家没带嘴来是吧？”他动员启发大家，“不要有顾虑哩！有啥意见谈啥意见。不管是对队里的，对队长的，还是其他队委的，都可以提嘛！提差了也不要紧，这里有我跟道兴作保，绝对不兴打击报复，不兴给小鞋穿。”

汪道兴紧跟着表态，言辞简洁而动听：

“三不主义嘛！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好了，大家抓紧时间。”

选民们把脑袋继续往裤裆里夹夹，努力把自己的思维引

向会议内容以外的事上：老婆的大腿或孩子的学费什么的。

又闷了大约一刻钟，仍然无人开口。两驾书记嘀咕一下，决定会议继续往下进行——由汪道兴代表大队党支部讲话。

“同志们！”汪道兴从凳子上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汪金桂疾步走过去，把他面前桌子上的茶杯里的水倒掉一半，提起暖瓶冲满。汪道兴连看也不看一眼，慢慢地掏出一支烟，划火点上，然后开讲，“我想，大家对二队这个年度的工作是不会没一点意见的。由于时间关系，就暂时到这儿打住了。这绝不是说有意见就再不能提了。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提嘛。当面不好意思，也可以向老支书和我直接反映嘛！……”

汪道兴先讲了一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类的导师训谕，接着又对二队的工作特别是队长汪金桂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汪道兴可不象汪金桂那么窝囊废，人家讲起话来那真是有条有理有板有眼，讲成绩、优点，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如同开中药铺；讲问题、缺点，隔靴挠痒，淡写轻描，象鸡毛掸子拂着一般。汪金桂坐在旁边的板凳上津津有味地听着，跷起的二郎腿不住地打着鼓点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不时举到嘴边，美美地吸一口，然后眯细起眼睛嘬起嘴唇徐徐地将烟雾吐出，那神情有如飘飘欲仙一样儿。

最后，汪道兴郑重宣布：

“下面进行民主选举——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下届队委仍由汪金桂、尹志福、尹长庚、李金山四位同志组成，原分工不变。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

汪道兴严肃地扫视会场一眼。没人吭声。

“好。大家没意见，鼓掌通过了。”

汪道兴话音刚落，汪金桂立刻带头“啪啪啪”连拍几个响巴掌。很可怜，下面除了他老婆吕巧云和副队长尹志福跟着呱唧了几下以外，响应者寥寥无几，而且多半是滥竽充数的非正式选民。

这时，人群中不慌不忙站起一位年轻妇女，双手把黑发往后一拢，拉着慢腔慢调说：

“请问二位支书，这就是你们要搞的所谓民主选举吗？象这样的民主法，你们不觉得有点过时了吗？”

话不多，嗓门也不大，但在大庭广众之下，敢于这样尖刻地向小尹庄的最高权威提出质问，这在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其震撼力无异于爆炸一颗重型炸弹。人们吃惊地抬起头，睁大了眼睛，一齐扭过身子，从不同的角度，把钦佩和赞助的目光投在她身上。

汪道兴一看，是李翠兰。他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地瞥一眼身边的老支书，轻轻地干咳了一声，没开口。

李树伦沉不住气了。他见当众给他个下不来台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女儿，心火腾地便窜上脑门子。但他毕竟是位老干部了，处理问题总要讲求方式方法的。他使劲咽下口唾沫，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带着支书和爸爸双重权威的口气说：

“翠兰，你有意见可以提。别在这胡闹。”

李翠兰没被权威唬住。她双手一摊，依然柔声细气地说：

“这咋是胡闹呢？这样的民主，不光我有意见，大伙也不赞成。”

“你有啥意见提啥意见，别扯拉上大家。”老支书这会抓住了把儿，“啊，大家不赞成你咋知道？都跟你说来？”

这一点可难不住女儿，她冷冷一笑：

“还用说吗？大家不吭声，不表态，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你别钻在里头混搅拉！”老头子理屈，火再也压不住，“谁有意见谁提，不用你包揽讼词！”

女儿偏沉得住气，慢不溜丢地说：

“我说支书爸爸，你先别发火嘛！你们不是说要发扬民主吗？你女儿提个意见你都这个态度，人家别人还敢开口吗？”

“可不是呢！”坐在李翠兰身边的李丽帮腔说。她是老保管李金山的女儿，嘴象挖菜刀子，从来不饶人。“刚才要是我提这么个意见，俺支书大爷还不一口吃了俺吗？”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李树伦瞪她一眼，也气笑了。汪道兴发觉事态的发展不妙。他心里清楚，李翠兰是“项庄舞剑”。他要再不出马，弄不好要炸营。

“好了，好了，”他连忙站起来安抚说，“咱说归说，笑归笑，办正事归办正事。下面，还是请翠兰同志把意见说具体点。或是对整个队委会的，或是对队委会哪个人的，具体一点，便于他们今后在工作中注意改正嘛！”

“我们是对这种选举方法有意见。”李翠兰还没开口，愣小子鲁明却横插进一杠子，“既然支部已经研究决定了，还让大家选啥？”

刚才，李翠兰的发言所以具有那么大的震撼力，是因为它象春天的第一声惊雷，打破了整个冬天的沉闷，给大家撑了腰，鼓了气，长了精神。但李翠兰毕竟是老支书的女儿，根子硬，说得深浅对错，谁也不敢奈何她，是可敬可佩而不可效仿的。鲁明却不同，他是个小社员，一无权二无势三无靠山，当官儿的要整治整治你还不象捏软和柿子一样？别看上有领袖训教，下有支书作保，那不过是官样文章，说者听

者心里都象明镜儿似的。因此，鲁明这一炮，还真正打消了不少人的思想顾虑：是嘛，有鲁明垫着底儿，咱还怕个球！

“是这话。既然决定了，还选啥！”

老百姓历来信奉法不责众的。不知是谁象搭桥似地随了这么一句，人们便趁机七嘴八舌地跟着吵喝起来，话也难听了：

“啧啧！这是做熟了饭让大伙吃、画好了圈圈让大伙钻呗！”

“民主选举？这叫啥民主选举？屁！”

“不算数，另选！”

“对，另选！”

“……”

大伙儿一起哄，汪金桂再不象飘飘欲仙的样子了。手里的烟卷早熄了火，跷着的二郎腿变成了骑马式，脸子拉拉得老长，一双大眼泡子叽哩骨碌盯盯这个，叽哩骨碌瞅瞅那个，心里恨恨地骂着：奶奶个屁！甬瞎闹腾，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鲁明带头发言，鼓起了大家的勇气，可吓坏了他的妈妈鲁二婶。麦上，汪金桂唆使傻敦给他往家偷麦子，鲁明随人打虎，跟着尹兆新捉了他的赃。当时，她鲁二婶还真有点幸灾乐祸儿。心话：你汪金桂甬整天吓天唬地，这回人赃俱在，看党支部能饶得了你？谁知一阵风过去，啥事儿也没。人家该当队长还当队长，该吓天唬地还吓天唬地。刑不上大夫嘛！鲁二婶这才庙龕里长草——荒（慌）了神儿，吃饭咬筷子，睡觉做恶梦，心里老沉甸甸的，象偷了人点什么似的。还好，半年过去，儿子只是多干了点重活，少挣了点工分，总算没吃很大的亏。今天晚上，尹志福到她家下通知开会，要在平时，打发儿子来挡挡公事就罢，可她一听是为选

举的事，怕儿子戳乱子，便亲自出马了。谁知鲁明关心的就是这件事，妈妈前脚一出门，他后脚便偷偷地跑来了。

鲁二婶惶恐地望望老支书，老头子铁青着脸，大有死了娘老子的气色；望望汪道兴，汪道兴只是一阵阵冷笑，谁知他葫芦里装的啥药？再望望汪金桂，不好？正好与他那两道恶狠狠的目光相遇。鲁二婶心尖子一哆嗦，慌忙把目光移开。这一闪，恰巧落在儿子鲁明身上。老人心里那个气呀！好俺小祖宗哩，你就光出来给俺惹饥荒吧！

鲁二婶恨得牙根儿疼，可她是个要面子的人，又不好当场在人前发作。便站起来，打人空子里迈拉着，走到儿子跟前，用脚尖悄悄碰一下儿子的腿杆子，低声而严厉地喝斥道：

“谁叫你来的？快给我家去！”

可儿子并不理解妈妈的心情。“家去做啥？”鲁明把脑袋一卜楞说，“我在这开会嘛！”

“不用你在这。家去看门的。”

“咱那个破家有啥好偷的？”

“叫你家去你就家去嘛！”

“我不家去。”

“你……”

妈妈没施下老人威，脸上挂不住了。她强压在心头的那股子怒火腾地便烧旺起来，一伸手揪住儿子耳朵，往上一提：

“你给我起来！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不识好歹的东西！”

大概是揪得太疼了点，儿子“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李翠兰心里明白，忙站起来劝解：

“鲁二婶，你甭害怕哩！今晚开会不就是发扬民主吗？”

你放心，如今不是早些年了，天不会塌下来。”

“他翠兰姐，你不知道。俺这个孩子他……缺心眼儿！咳，俺到底伤了啥天理呀！”

鲁二婶当然不象年轻人对时代气息那么敏感，她想得要比儿子现实得多，复杂得多。可有些话又说不出口，心里一急，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一人哭，大家劝，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会场里乱成了一锅粥。李树伦没主意了，他把汪道兴悄悄拉到外面，向他讨教：

“看来大伙对这个班子意见不小啊，你说咋办哩？”

汪道兴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

“既然大家不赞成，那就投投票吧！”

“咋个投法呢？”

“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

汪道兴把刚才想好的主意一说，李树伦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回到敞棚屋，便照计而行。

“哎，大家别吵了。刚才，我跟道兴研究了一下，觉得大伙提的意见是对的。现在，我正式宣布，撤回支部决定，重新进行选举。”

老支书说到这，不知是谁带头拍了几下巴掌，接着，会场上便一齐响起了掌声。掌声一停，老支书接上说：

“选举的办法是：原队委会的四名成员，只作为这次选举的候选人。每户一票，呆会写好后发下去。同意的画‘O’，不同意的画‘×’，去一个添一个……”

没等李树伦讲完，下面就吵开了。

“老支书，为啥每户只准填一张票呀？要是一家人意见不一致咋办？”

“嗨，要这样，一家有几个选民的，撤销谁的选举权

呀？”

“既然发扬民主了，干脆民主到底算了！还要候选人干啥？”

“请问，他们候选人的资格是谁给的呀？”

“供桌子前头刮旋风，怕是有鬼吧！”

“……”

面对群众意见纷纷，老支书又犹豫了。汪道兴立刻去他耳边嘀嘀咕咕几句。于是当场作出让步：把每户一票改为凡是到会的有公民权的社员一人一票。下面再提意见时，汪道兴把桌子一拍：

“就这样定了。支部提候选人，然后无记名投票选举，这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有意见的可以保留，不愿参加的可以弃权。哼！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

到底是汪道兴有牙齿骨，几句话就把大伙给震唬住了。于是，派人去学校里借黑板和粉笔，让会计尹长庚撕纸写票。社员们没事干，在下面嘁嘁喳喳乱嘀咕。

不一会，把黑板和粉笔借来，票也写好了。谁知往下一发，票数不够——也不知怎的消息传得那么快，一听说要来真格的，刚才那些下通知不来的、打发老婆孩子顶替的，也都跑来行使权力了。除了老弱病残，所有的选民差不多都来了。真是盛况空前。于是，尹长庚只得继续写。

选票分下去以后，李树伦又把填写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重审一遍，然后开始填写。因为有不识字的，需要找人代填；有没带笔的，需要向人借笔，你喊我叫，叽叽咕咕，就象赶大集一样热闹。

汪道兴吸着烟，耷拉着眼皮，从眼缝缝里注视着眼前这个纷乱的世界，嘴角上挂着微微的冷笑。他知道，群众的意

见很大一部分是对着汪金桂的，但他却要尽可能保住他。汪金桂当队长对他有利。当然，就象下棋，为了取胜，该舍马就得舍马，该丢炮就得丢炮，他是不会为一个子而影响全局的。他分析，他这样搞突然袭击，下面没有机会搞串联，即使一部分人不投汪金桂的票，换上去的人目标也不会很集中。瞎起哄！

然而，选举的结果竟使汪道兴大吃一惊：原四名队委，除老保管李金山以微弱多数连任外，其余全部落选，而被尹兆新、李树义、李翠兰所取代。

选举结果同样大出尹兆新预料之外。他是一个划入另册的三级社员，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这次“黄袍加身”使他对眼前的社会猛然间产生了新的认识，感到了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正在崛起的新的力量。他也真不含糊，一上任，就在二队推行新政——仿照邻县于家集的经验搞包产到户责任制。尽管由于他的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被免去队长职务，发落到仅有十来个人的村办企业——钢窗厂当了厂长，但他所推行的新政却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全县先行一步取得了成功。为此，一篇署名“小尹庄大队党支部”的洋洋万言的改革经验，以“支持改革，大胆探索”的赫然标题印在了县委县政府的“通报”上。

三年后的今天，大队改村，乡政府派员坐阵，实行差额选举村长，尹兆新东山再起，又以压倒多数的票额当选为村长。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着走，步子怎么迈法，他还没来得及作全盘考虑，心里还没底底。不过，有一点他认准了：要使小尹庄经济起飞，让村民们尽快地富起来，就要深化改革，打破农民就是种田的陈旧的思想模式，搞农工商一条龙。要实现这一改革计划，顶重要的一条就是启用能人——这是他办

厂三年的经验结晶。一九八一年，他接手这个面临倒闭的村办小厂的时候，厂的全部固定资产才不足万元，寒碜人，而且加工出的产品长期积压，无人问津。就是因为启用了全村人公认的“黄神”（说话办事云山雾罩）鲁兴作副厂长兼供销科长，才三年时间，不仅使这个厂起死回生，而且产值、利润翻了七八个滚儿，成了村里青年千方百计伸着脑袋往里钻的地方。

昨天晚上，当选举一结束，人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任村长作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讲了厂的三年发展史，号召全体村民为小尹庄村的经济振兴荐贤献策。并当即决定，设立荐贤献策奖，奖金额十元至一千元。

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了，但究竟能溅起多大的浪花花，尹兆新还吃不准儿。他望着雾霭中海市蜃楼般的小尹庄村，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压上了心头。